

中国蒙古学文库

元国书官印汇释



照那斯图

薛磊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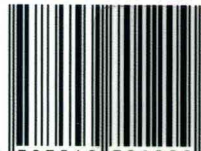
辽宁民族出版社



中國蒙古學
圖書庫



ISBN 978-7-5497-0120-9



9 787549 701209 >

定价：40.00 元

中国蒙古学文库

元国书官印汇释



照那斯图

薛磊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

◎ 照那斯图, 薛磊 201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国书官印汇释 / 照那斯图, 薛磊著. —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11. 4

(中国蒙古学文库)

ISBN 978-7-5497-0120-9

I. ①元… II. ①照… ②薛… III. ①古印(考古) — 研究 — 中国 — 元代 IV. ①K877.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60707号

出版发行者: 辽宁民族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印 刷 者: 沈阳市印刷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印 张: 11

字 数: 275千字

插 页: 12

印 数: 1-1000

出版时间: 2011年4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援朝

封面设计: 杜江

责任校对: 玫琳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97-0120-9

定 价: 40.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336

邮购热线: 024-23284335

<http://www.lnmzchs.com>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中国蒙古学文库



布赫



Handwritten text in a cursive script, likely Mongolian, with two red square seals below it.



Handwritten text in a cursive script, likely Mongolian, with a long horizontal stroke at the bottom.

Handwritten text in a cursive script, likely Mongolian, with a long horizontal stroke at the bottom.

编写与出版《中国蒙古学文库》 领导小组与编委会

领导小组 / 巴图巴根 阿拉坦敖其尔 周德海

高万宝扎布 洛布桑 文 精 于永祥

总 编 辑 / 包 祥 格·孟和（常务） 援 朝

乌 峰 包·赛吉拉夫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学俭 王 雄 乌 峰 包 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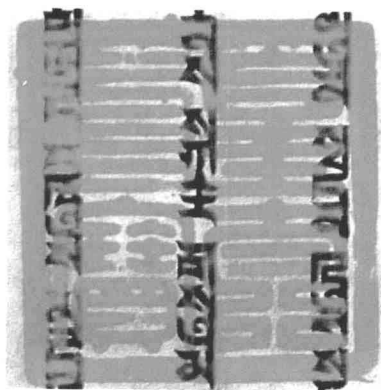
包 辉 齐木德道尔吉 格·孟和

包·赛吉拉夫 援 朝 额·额尔德木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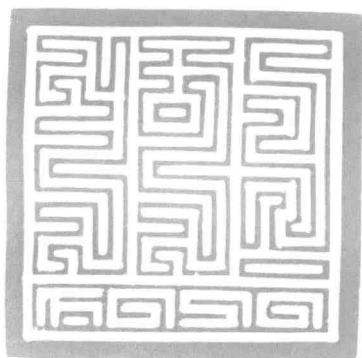
色·额尔德木图 额尔敦陶格套



“御前/之宝”印



“皇太/后宝”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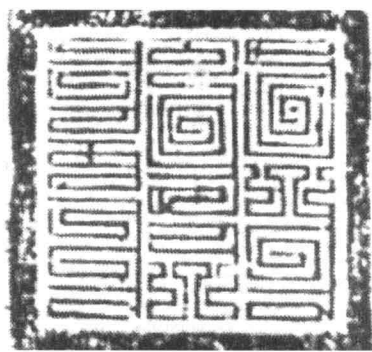
§107 印 “桑结贝帝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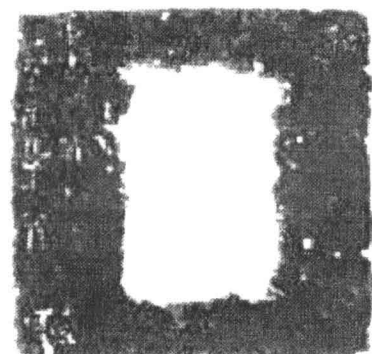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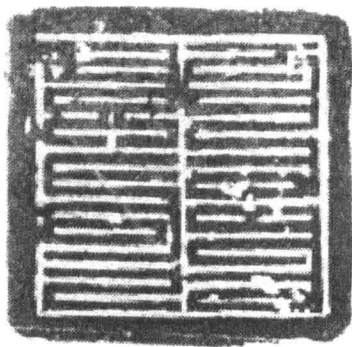
§101 印 皇帝 (之宝)



§301 印 蒙古军都元帅府之印



§319 印 钦察亲军百户印



§619 印 和众县印

《中国蒙古学文库》续版总序

《中国蒙古学文库》是在我国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在文化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繁荣的客观要求下应运诞生的。《文库》自筹备到出版以来走过了艰苦立业，敢为人先，追求一流，不断创新的十二年。到2009年9月正式出版了百部书，并以此向新中国六十华诞献礼。同时召开了“百部纪念会”，出版了《百部纪念册》，可以说《文库》编委会完成了一个阶段的工作。

《文库》是一套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蒙古学研究成果的系列丛书。它的编辑出版开辟了学术著作出版的新途径，成为蒙古学研究成果跨世纪的丰碑，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关注，产生了良好的反响，将成为繁荣发展蒙古文化方面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品位较高的文化名牌。随着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不断增强各民族间平等、团结、和谐互助关系，为满足各族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促进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大区的建设，为推进蒙古学研究事业的发展，提升文化软实力，突出民族特色，充分发挥文化优势和社会人才资源优势，传承和弘扬蒙古民族的优秀文化，很有必要继续编辑出版蒙古学方面的学术著作。

为此，《文库》领导小组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呈报了《中国蒙古学文库》续版百部书的申请报告。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领导，高度重视，全力支持，批准了申请报告，决定

元国书官印汇释 | 002

《中国蒙古学文库》继续出版。这是大快人心的好事，是自治区学术界的一件喜事，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文化建设所做的一件实事，是继续推动蒙古学研究繁荣发展的重大举措。它标志着《中国蒙古学文库》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对我们是个极大的鼓舞和鞭策，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党的民族政策的英明正确，并使我们深刻认识和看到，党和政府情系民生，执政为民，在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中，繁荣文化建设事业的良好形象。

蒙古民族在历史上彰显了游牧文明的优越性，成为游牧文化的集大成者，在人类历史上创造了辉煌的奇迹，造就了世界新的格局，展示了走向统一、走向开放、走向文明发展的总趋势，留下珍贵的文化遗产，产生了重大的至今还值得深思和研究的许多问题。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充满生机、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蒙古文化，形成了国际性、综合性的“蒙古学”。“蒙古学”就是以蒙古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其内容是研究蒙古族形成和发展中创造的一切文化成果的传承和繁荣发展规律，是研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之间相互交流、互助和谐、共同进步的过程和经验。

蒙古学是国际性的，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在研究，因此，我们的研究及其成果必须旗帜鲜明地突出中国特色。最根本的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双百”方针。这是中国蒙古学的一大特色和优势所在，是我们以往研究和创新所取得丰硕成果的根本原因，也是《文库》今后在编辑出版工作中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下，遵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如何认识和改造蒙古传统文化，如何借鉴吸纳其他民族的文化，是我们面临的艰巨任务。在这里必须坚持马克思

主义与蒙古文化的实际相结合，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趋势，继续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着力研究和传承蒙古传统文化，进而改造传统文化，推陈出新，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寻求现代化的路标；着力研究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经验和趋势，探索巩固和发展各民族间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思路 and 有效途径；着力研究和总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新鲜经验和现实问题，全面提高民族的整体素质，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

蒙古学是综合性科学，涵盖面广，内容丰富而全面。《文库》致力于编辑出版蒙古学方面的学术性研究成果。特别注重专题研究、系列研究、历史人物研究、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研究。这些内容的研究以及编辑出版，是《文库》的中心课题，是它的显著特点和优势。资料汇编、论文集、辞书、名词术语汇编、回忆录、个人选集或全集、杂记、传记、多卷本著作、文艺小说等不属于《文库》编辑出版范围。

《文库》优先选择以下著作：（1）带有抢救性的著作；（2）学术方面的国家课题、省部级课题的最终成果；（3）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充实修改的著作；（4）新兴学科、薄弱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著作；（5）理论研究，创立体系的著作。先出版用蒙古文或汉文撰写的一种版本，今后根据实际需要，选择一些有利于各民族文化交流，具有共同性使用内容的，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的著作，翻译成另一种文字出版。

出版的著作要有鲜明特色，弘扬创新精神，体现精品意识。一切从蒙古族历史文化的实际出发，挖掘好、研究好、保存好、维护好、发扬好蒙古文化的固有特色，充分彰显蒙古文化的风格和气派。同时积极汲取世界先进文化，达到二者的有机结合，以致充分体现蒙古文化的世界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特点。鼓励大胆的创新，发扬自主创新精神。创造性是蒙古文化

固有的特点和发展的内在活力。《世界征服者史》作者志费尼曾指出，成吉思汗有关征服他国的方略，消灭敌军，擢升部属等措施，是“凭自己的脑子创造出来的”，“全是他自己领悟的结果，才智的结晶”。

《文库》以原创性、系统性和突破性作为编辑出版的基本要求。突出原创性，就是要求出版创新的、新颖的和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注重系统性，就是要求出版学科建设中的系列著作，在某个学科方面具有权威性成果，为学科的理论研究和创立体系起到奠基性作用的著作。强调突破性，则要求从研究的领域、资料、观点、方法等某一方面超越前人的成果，具有开拓性的、填补历史空白的著作。

质量是编辑出版的生命。精益求精，精心组织，高标准、严要求，要以极端负责的精神，保证出书的质量。为此严格执行“编委责任制”、“三审制”，把好“三个关”。书稿由总编根据书稿内容和编委的特长确定该书稿的责任编委，责任编委对书稿负责到底。编委会执行“三审制”，由两名专家审稿，编委会集体讨论，总编审阅定稿。出版社也要执行“三审制”，责任编辑初审，编辑室主任复审，总编辑终审。编委会和出版社共同把好政治思想、学术水平、文字技术三个关。

续版的百部书必须抓住重点，努力做到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并举，以理论研究为主；研究历史客体和研究主体思想并举，以主体思想的研究为主；系列研究和体系研究并举，以体系研究为主；历史问题的研究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并举，以研究现实问题为主。突出了重点才会显示《文库》的出版特色和优势，开创蒙古学繁荣发展的新局面，也标志着蒙古学的研究转入理论研究、创立体系的新阶段。这是在蒙古文化的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是蒙古学研究中出现的实质性飞跃。

“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是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说的至理名言。这里说的

“科学”当然包括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理论思维”即哲学思维。我们提出的振兴中华，实现“四化”，其目标就是让中国各民族都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站在科学的最高峰”，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此必须重视“理论思维”，必须强调理论思维的学习和锻炼。蒙古文化虽然经历了盛衰变迁，始终绵延不绝，这就足以证明，它必然有其优秀传统，有其很多的优点和特点。但长期以来我们吸收外来文化，并把它融合、消化进而变为自己的文化，形成蒙古化方面下的工夫还不够；蒙古文化具有独立性，但系统性尚未形成，各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也很不平衡；文化理论的研究和创新，各学科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完善严重滞后。这也足以证明，蒙古文化也有其不可忽视的缺陷。这里有经济、政治等诸多原因外，与文化研究方面长期以来忽视或轻视理论思维的地位和作用，忽略蒙古民族思想史和历史人物思想的研究，忽略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的研究也有直接关系，以致严重影响了蒙古文化的全面发展和繁荣，影响了各学科的理论研究和创立体系的历史进程和水平。

思想是文化的核心，哲学是文化的思想基础，是文化的精华部分，是文明的“活的灵魂”，这是人类文化史研究证明了普遍真理。理论研究和创新、创立体系是一个民族文化繁荣发展的标志，是一个民族文化走向成熟，进入文化自觉境界的表征，也是不断深入研究，开拓创新的必然结果。只有理论研究、理论创新，各学科创立并逐步完善的体系，才能使民族文化得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才能充分彰显民族文化在开放中仍然能够保存和弘扬的优秀成果，突出独具的特色和优势，使民族文化在有条件的流变中做到有选择的包容外来文化，并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形成充满生机的开放性体系，找到与时俱进，蓬勃发展的活力；才能使民族文化随着时代的步伐不断地创新，大胆地应用，从而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要。因

元国书官印汇释
— 900 —

此，文化研究中理论研究、理论创新、创立体系是非常重要的，是不可或缺的层次或阶段。智慧凝聚经验，思想闪耀光辉，理论显现魅力，真理揭示规律。《文库》续版的百部书要紧紧抓住这个主题，充分利用新世纪赋予的难得的良好机遇，使蒙古文化焕发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在这方面要有新的作为，要有新的建树和创新，以弥补蒙古学研究中的历史性缺憾或薄弱环节。把蒙古学研究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这是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希望，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应尽的职责和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中国蒙古学文库》的原版“总论”是由《文库》总编辑、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史著名学者、研究员留金锁先生执笔，编委会讨论通过的。“总论”概括地论述了蒙古文化发展的历史演变，叙述了研究蒙古文化的过程和取得的标志性成果，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明确提出了今后的研究方向，在编辑出版“百部书”的过程中起到了重大的宣传和指导作用。随着形势的发展，研究的深入，续版的百部书中将原版的“总论”和“序”重新修改，增加新的内容和要求，称之为“续版总序”。续版在封面设计、装帧等方面都做了一些调整和改进，以崭新的面貌问世，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将会引起作者和读者的兴趣和关注。

续版百部书，在组织机构方面取消了《文库》的顾问。对领导小组成员、总编辑和编委成员都作了一些适当的调整。原有的同志多位是离退休的领导、专家、学者。他们参与了《文库》的一系列具体工作，工作中任劳任怨，淡泊名利，不计报酬，默默耕耘，倾注了一片心血，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不会忘记，历史也不会忘记。他们的睿智、业绩和奉献精神，随着时间的流逝，将会永驻在《文库》的字里行间，记载于蒙古学研究的史册。

在我国，研究蒙古文化由来已久，而且资料文献甚丰，成

果累累。但是将蒙古学真正作为一门科学，进行全面而系统地研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展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蒙古学的研究方兴未艾，全面推进，著述颇丰，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百花园中一朵绚丽的奇葩。我们编辑出版《中国蒙古学文库》续版的百部书，在继承以往成果的基础上，将在更高层次上整体推进蒙古文化的繁荣发展，使其成为反映时代特征、适应实践的发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喜闻乐见的崭新的蒙古文化。自治区领导的这一决策和编委会的一系列有关的举措，对加快内蒙古自治区的文化建设，促进国际蒙古学向纵深发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必将发挥应有的作用。其意义是重大的，也是深远的。

我们深知，《中国蒙古学文库》是繁荣图书出版事业的创新之举，是传承文明，繁荣学术，继往开来的薪火工程，是功在当代，惠泽后人，流芳百世的宏伟事业。我们要认真总结以往经验，在新的起点上继续发扬优良作风，再创新的业绩。编委会要以新的姿态，振作精神，全力以赴，齐心协力，埋头苦干，认真审阅，精心修改，力求编辑出版精品力作。我们的工作艰巨复杂而光荣的，任重而道远。由于我们才智的局限，以及理论基础、学术水平和编辑能力等方面的原因，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存在一些缺点，恳请作者和读者及时赐教。

《中国蒙古学文库》编委会

2010年3月

前 言

本书共汇集217方八思巴字官印资料，对每方印分别从语言文字、文物文献和史学方面加以考证，旨在为读者提供一部有关元国书——八思巴字官印的比较完整的参考和研究资料。

这些印文资料的搜集工作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一开始面临的问题是，研究八思巴字从哪儿入手？当时不是很明确。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只能从收集具体资料着手。于是到各家图书馆、资料室，从国内外相关文献中去查找。经过一段时间的搜索，映入眼帘的多是八思巴字译写汉语的官印资料。其中有的已有考释（多为背镌相应汉字），但考证不全及所考有误的情形亦不少见，有的则干脆无考文。于是这引起了我更感兴趣，感到这项工作大有可为，有望收集到新资料，能够补充前人之不足，自己可以做出新成绩。自信心和干劲儿倍增，更加频繁地出入图书馆，从馆藏历史文献和报刊上查找；更不辞劳苦地到博物馆、文物部门，尽可能获取现存实物拓片或照片。功夫不负苦心人，很快积累到近百方官印资料。《文物》月刊有一位编辑得知我搜集到一批可观资料，约我写一篇介绍文章，这便是发表在《文物资料丛刊》第1期上的《元八思巴字篆书官印辑存》（文物出版社，1977年，北京）。这篇文章是我闯入八思巴字学科门槛后获得的第一项新成果，也是我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处女作。与此同时，我又对文字字体进行了研究，写出《八思巴字篆体字母研究》一文，发表在《中国语